



## 万千水滴汇成大江大河

□ 马伯庸

在谈论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块砖头。

197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亳州元宝坑村的曹氏家族墓里，发现了一大批东汉末年的铭文砖。其中有一块大砖，断代时间为东汉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其上赫然刻有26个字：“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转汝属。仓天乃死，当搏。”

熟悉汉末历史的人，读到这里会悚然一惊。这句话实在太熟悉了，14年后的光和七年，张角三兄弟高举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掀起动摇整个东汉王朝的黄巾起义。

我在年轻时沉醉于三国文化，觉得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深入研究历史后，我意识到风起云涌的背后，是“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的沉重。但这些描写毕竟还是太宏大了，兆民也罢，万姓也罢，都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直到我看到这一块砖，才深切地体会到一个渺小个体的痛苦。

一叶知秋，像这样的人，在东汉末年不知还有多少。这块砖头真是一个绝妙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三国乱世的开启不单单因为那些英雄人物，或许还有一个亳州小砖瓦匠的愤怒。这一个小人物就像长江里的一滴水，无足轻重，但如果千千万万个水滴都有着同一种愿望，向着同一个方向移动，那便可以汇聚成大江大河，形成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潮流。历史的走向，终究是由广大人民的意志所驱动。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民史观。

我有一次教儿子背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突然想到：我们往往关心“妃子笑”的前因后果，对于“一骑红尘”却少有关注，从来没人关心荔枝具体是怎么运过来的。《后汉书》里倒是有记载，汉和帝时岭南进贡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险阻，死者继路。”这一段描写关注到了荔枝运送的艰辛，但视角仍不够细节。

我之前做过10年的上班族，所以习惯性地以一个办事人员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运送荔枝总要有一个具体负责的官员吧？他在接到这样一个任务时，该是什么心情？整个计划要打多少预算？协调多少个部门？运送路线的设计怎么论证？荔枝保鲜的科研报告该如何写？物流调度又该何时落地？我惊讶地发现，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真是一桩无比繁琐的任务，稍稍模拟一下，脑袋就感觉要爆炸。可想而知，当时具体负责这件事的官吏，得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长安的荔枝》的故事，即是从这里开始讲起。起初我并没有太大的想法，只是想纯粹写一个古代上班族的轻喜剧。

一颗小小的荔枝，就这样撬动了一个官员的际遇；一个官员的际遇，又引发了更多人的命运变化。倘若我们用人民史观的逻辑来思考岭南贡荔枝这桩家喻户晓的历史事件，就会发现它不该只是一个运送荔枝的简单故事，而是切入社会肌理的一次尝试。

我创作历史小说一直秉持着三个原则：大时代，小人物，深切口。所谓“大时代”，是要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的某种特质；所谓“小人物”，是要从最底层的视角自下而上，去审视这个大时代，如此才能看清许多问题的本质，才能获得最广泛的艺术感染力与共鸣；所谓“深切口”，即专注于一事一人，题材收窄，视角深入，直抵其本质，集中笔墨于典型事例、典型人物。《长安的荔枝》的创作过程，即是遵循这三个原则，次第展开思考。于是它也从最初的上班族工作日志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茅盾先生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里曾指出：艺术虚构不是向壁虚造，而是在充分掌握史料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史料，对历史事实的本质有了明白认识以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虚构。这对于历史小说的创作极具指导意义。我们只有秉持人民史观，正确认识历史本质，才能创作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摘自2025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 村口的池塘

□ 蒋孝辉

雨水落个不停。

干涸了一冬天的池塘，一夜间水漫到了埠头。

春风里，春水伴着红桃花白梨花的花瓣，穿过房子的落水渠又经过一段涵洞，带着丝丝花香灌进池塘。早熟的代代花香气浸漫着池塘的四周，一群绒毛未褪的小鸭子游弋水面上，水面荡起的褶皱将花瓣打散开来，甚是好看。

春天的池塘最清瘦，差不多整个上半年，芒种之前，人们天天路过池塘，却少有工夫停下来，看一眼。

清明前后，来来往往的茶农，路过池塘，采茶用的丁字秧凳插在埠头的石头上，端坐在上面，将沾满黄泥的雨靴在水里来往晃荡几下，泥地笋一样的雨靴又变得光亮如漆。

春天忙过，池塘边真正热闹起来，是在农历的七八月，或提着木凳，或背着竹椅，或夹着马扎，也有拿一张报纸，铺在平整干净、杂草相对较少的地方，先来先得，那些早早地吃了晚饭的村民三三两两地坐在池塘的水坝上。聚在一起的时候，谁家的稻谷长得好，谁家的蔬菜招虫少，谁家的水果不掉果，这些田野里自然长着，一目了然的农作物，男人们总要拿出来讨论一番，也总想学点经验。

五六个光屁股的孩子，站在埠头的石阶上嘻嘻哈哈，母亲舀一勺水浇在他们身上，泛黄的毛巾擦个不停。女人们总是比较着自己的孩子今天帮忙干了多少家务，抑或高兴地听别的女人夸自己的孩子又长个了，没人谈起读书的事情。调皮的小男孩用瓦片在打水漂，差不多20来漂就从池塘的这头打到那头。

月光下，蚊子不少，一种带着艾草味的野干草点燃后，将明火扑灭，阴燃着熏出的烟，将蚊子驱赶得一千二净。爱唱歌的青蛙，叫个不停。要有风，蒲扇都省了。有拿着竹竿钓鱼的，将萤火虫装在麦秆里当作浮漂，闷热天里即将大雨倾盆之前，钓起的土鲫鱼最多。

在秋高气爽的农忙之余，池塘的埠头成了女人们的天地，大清早早饭已烧好，男人还没从地里回来，孩子还没起床。女人们端着一脸盆一脸盆的脏衣服来洗，木棒槌敲击声从池塘的另一头反射回来。化开的肥皂水，并没有把池水弄脏。水还是那样的清，几乎可以照出人影来，爱美的女人顺手理了理头发，露出一张清秀的脸。

腊月清塘抓鱼，则是男人们和孩子们的天下，水闸一升，那独一无二的漩涡可以转上一整天，傍晚时分才见塘底。鲫鱼、胖头鱼、青鱼……仓皇地在那浑黄的泥水里东蹿西跳，人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追逐着，手中的竹篓时不时能捞起几条鱼来。河蚌、泥鳅往会成为餐桌上的另一道美食。

池塘宛如一面镜子，里面全是生活的影子。

（摘自2024年4月19日《杭州日报》）

## 慈禧告状

□ 三希堂

清末，章太炎经常在《苏报》发表反清言论，弄得慈禧非常生气。无奈《苏报》是在租界中出版发行的，章太炎也藏身其中，清廷无法直接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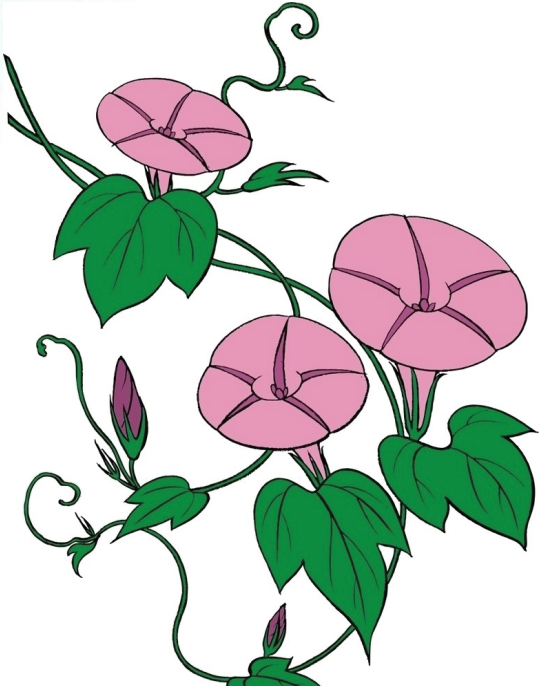
于是，有趣的一幕出现了，“老太后”聘请代理人，一纸诉状将章太炎告上租界法院。状纸中称，章太炎曾说，“要与爱新觉罗氏相会于枪林弹雨之中”，还骂光绪帝是“小丑”。慈禧想，虽不能依《大清律》按大逆不道杀了章太炎，但总能让洋人给他定个诽谤罪吧。

而章太炎在法庭上辩称，“相会于枪林弹雨之中”是说他要拿起枪保卫皇帝，至于骂皇帝是小丑，章太炎说，他经过考据，小丑原是对青年人的爱称，绝对是褒义词。最终法庭宣判诽谤罪不成立，慈禧听了虽然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这场官司看似是文字之辩，实则是时代之变。

当慈禧还想用老法子对付文人时，章太炎早已玩起了现代司法的游戏规则，最终碰得头破血流的自然是慈禧和她那个不肯醒来的王朝。

（摘自2025年7月7日《今晚报》）



## 打碗花的微笑

□ 丁立梅

天空下，她微笑的样子，像一朵浅紫的打碗花。

那年，我念初中一年级。学期中途，班上突然转来一个女生。女生梳两根长长的黑辫子，有张白果似的小脸蛋，精巧的眼睛、鼻子和嘴唇，镶嵌其上。老师安排她靠窗坐。她安静地翻书，看黑板，姿势美好。窗外有桐树几棵，树影倾泻在她身上，波光潋潋。像一幅水粉画。

我们的眼光，总不由自主转向她，偷偷打量，在心里面赞叹。寡淡如水的乡村学校生活，因她的突然撞入，有了种种雀跃。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那么高兴。

她总是显得很困。常常的，课上着上着，她就伏在桌上睡着了。两臂交叉，头斜枕在上面，侧着脸，闭着眼，长长的睫毛，像蝶翅样的，覆盖在眼脸上。外面一个世界鸟雀鸣叫，她那里，只有轻梦若纱。

这睡相，如同婴儿一般甜美，害得我们看呆过去。老师亦看见了，在讲台前怔一怔。我们都替她紧张着，以为老师要喝骂她。平时我们中谁偶尔课上睡着了，老师都要喝骂来着。谁知那么严厉的老师，看见她的睡相，居然在嘴边荡起一抹笑。老师放轻脚步，走到她跟前，轻轻推一推她，说，醒醒啦。她一惊，睁开小绵羊般的眼睛，用手揉着，冲老师抱歉地笑，啊，对不起老师，我又睡着了。

我们都笑了。没觉得老师的做法，对我们有什么不公。在她面前，老师就该那么温柔。我们喜欢着她，单纯地，暗暗地。就像喜欢窗外的桐树，喜欢树上鸣唱的鸟儿。

有关她的身世，却悄悄在班上传开。说她爸爸是个当大老板的，发达了之后，遗弃了她妈妈。她妈妈一气之下，寻了死。她爸爸很快娶了个年轻女人，做她后妈。后妈容不下她，把她打发回老家来念书。

这到底是真是假，没有人向她证实过。我们再看她时，就有了好奇与怜悯。她却沒有表现出多少的不愉快来，依旧安静地美好着。跟班上同学少有交集，下了课就走，独来独往。我们的目光，在她身后追随着。她或许知道，并不回头。

偶尔一次，我与她路遇。那会儿，她正蹲在一堵墙的墙角边，逗着一只小花猫玩。黄的白的小野花，无拘无束的，开在她的脚边。看见我，她直起身来，冲我点点头，笑，眼睛笑得弯弯的。我们同行了一段路，路上说了一些话。记不得说的什么了，只记得，她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声音甜美。田野里有风吹过来，色彩是金黄的，很和煦。是春天，或是秋天。天空下，她微笑的样子，像一朵浅紫的打碗花。

后来的一天，她却突然死了。说是病死，急病。一说是脑膜炎，一说是急性肺炎。她就那么消失了，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靠窗边她的课桌，很快撤了。我们一如既往地过着课，像之前她没到来时一样。

好多年了，我不曾想过她。傍晚时，我路过一岔路口，迎面走来一个女孩，十二三岁的模样。女孩梳着现时不多见的两根长辫子，乌黑的。女孩很安静地走着，我一下子想起她，眼睛渐渐蒙上一层薄雾。那打碗花一样的微笑，是我最初相遇过的美好。

（摘自《当代》公众号）

（●图片来源于网络）

## 蚊烟中的往事

□ 迟子建

如果是夏天，如果火烧云又把西边天映红了的话，我们喜欢将饭桌放置在院落里吃晚饭。当然，这时候必不可少的，是笼蚊烟，因为傍晚的蚊子很活跃，你若不驱赶它，当你享受美味佳肴的时候，它也会叮我们的脸和胳膊，享受它的美味佳肴。

笼蚊烟其实很简单，先是用一蓬干树枝将火引着，让它燃烧一会儿，就赶紧抱来一捆蒿草，将它们均匀地散开，压在火上。这时丝丝缕缕的青烟就袅袅升起了，蚊子似乎很不习惯这股在我们闻来很清香的烟，它们远远地避开了。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吃晚饭了。

这样对着青翠的菜园和绚丽晚景的晚饭，是别有风味的。饭桌上通常少不了一碗酱，这酱都是自己家做的。每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一过，寒风还在肆虐的时候，做酱的工作就开始了。家庭主妇们煮熟了黄豆，把它捣碎，等它凉透了，再把它揉捏成砖头的形状，用报纸一层又一层地裹了，放置起来。这种酱块到了清明之后，自然风干了，将它身上已经脆了的报纸撕下来，将酱块掰开，放到酱缸里，兑上水和盐，酱就开始了发酵的过程。酱喜欢阳光，所以大多数的人家不是把酱缸放在窗跟前，就是搁在菜园的中央，那都是接受阳光最多的地方。阳光和风真是好东西，用不了多久，酱就改变了颜色，由浅黄变为乳黄直至金黄，并且自然地把酱汁调和均匀了，香味隐约飘了出来，一些贪馋的人受不了它的诱惑，未等它充分发酵好，就盛着它吃了。

夏日的晚餐桌旁，占统治地位的就是酱了。那些蘸酱菜有两个来源：野地和菜园，野地的菜自然就是野菜了，比如明叶菜、野鸡膀子、水芹菜、鸭子嘴、老桑芹和柳蒿芽。野菜通常要在开水中焯一下，让它在沸水中打个滚，捞出来，用凉水拔了，攥干了再吃。野菜中，我最爱吃的就是老桑芹，所以采野菜时，明明看到了大片的水芹菜和鸭子嘴，我还是会绕过它们，去寻觅老桑芹。很多人不喜欢吃老桑芹，说它身上有股子奇怪的气味，像药味，可我却格外青睐它。因为有了酱，就有了采野菜的乐趣，你可以堂而皇之地提着篮子出了家门，就说是采野菜去了，你愿意在河边多流连一刻，看看浸在水中的柔软的云，是没人知道的；你愿意在山间偷偷地采一些浆果来吃，大人们依然是不知道的；反正有那么几种野菜横在篮子中，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踏入家门。但野菜是分季节的，春季和初夏吃它们是可以的，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它们就老了，柴了，吃不来了，这时候伺候晚餐桌上酱碗的，就得是园田中的蔬菜了。青葱、黄瓜、菠菜、生菜、香菜和小白菜水灵地闪亮登场了。园田中的菜适宜生吃，只需把它们在清水中洗过则是。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这个人拿棵葱，那个人拿棵菠菜，另一个人则可能把香菜卷上一捆，大家纷纷把这些碧绿的蔬菜伸向酱碗，吃得激情飞扬。而此时蚊烟静静地在半空悬浮，晚霞静悄悄地落着，天色越来越黯淡，大家的脸上就会呈现出那种知足的平和表情。

酱缸其实是很娇气的，它像小孩子一样需要精心呵护着。它的脸要蒙上一层白纱布，以防蚊虫飞进去，弄脏了它；它喜欢晒太阳，似乎还很喜痒，要经常用一个木耙子捣一捣它，把它身上的白酸撇出去；它还惧怕雨水，所以酱缸旁通常要放着一块玻璃，一看雨要来了，就把它盖上去。我就很心疼家中的酱缸，有的时候在学校上课，一听到雷声轰隆隆地响起，就举手跟老师请假，撒谎说要上厕所，出了教室后会一路飞奔回家，冲进菜园，盖上酱缸。酱没被淋着，我却会在返回的路上被雨水打湿。

蚊烟稀薄的时候，火烧云也像熟透了的草莓似的落了。我们吃完了晚饭，天也就越来越陈旧，蚊子又三三两两地回来了。我们把饭桌撤了，打扫干净笼蚊烟的灰烬，站在院子里盼着星星出来，或者是打着饱嗝去火炕上铺被窝。我还记得父亲酒足饭饱后在院子里看天时，如果被飞回的蚊子给咬着了，他会得意地喊我妈妈出来，说他很招人稀罕，母蚊子又啃他的脸了！

我们那时就都会发出快意的笑声，以为爸爸在开玩笑。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说得也没错，吸食人的血液的确实都是雌蚊，而雄蚊吮吸的则是植物的汁液。如今曾说过这话的父亲早已和着缥缈的蚊烟去另一个世界了。

菜园依然青翠，火烧云也依然会在西边天燃烧，只是一家人坐在院落中笼起蚊烟吃晚饭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让我在回忆蚊烟的时候，为那股亲切而熟悉的气息的远去而深深地怅惘着。

（选自《好时光悄悄溜走》）